

尚志钧本草文献全集

本草古籍
辑注丛书

· 第一辑

2018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

尚元胜 尚云飞 尚元藕

尚志钧 / 辑注
任 何 / 整理

尚志钧
百年诞辰
典藏

《新修本草》辑复(上)

〔唐〕苏敬等撰
尚志钧 辑复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《新修本草》辑复(上)

【唐】苏敬等撰
尚志钧辑复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本草古籍 辑注丛书

· 第一辑



尚志钧 / 辑注
尚元胜 尚云飞 / 整理
尚元藕 任何



尚志钧本草文献全集

2018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本草古籍辑注丛书·第一辑·《新修本草》辑复:全2册/(唐)苏敬等撰;尚志钧辑复. —北京: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9.1

ISBN 978-7-5304-9986-3

I. ①本… II. ①苏…②尚… III. ①本草-中医典籍-注释②《新修本草》
IV. ①R28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8695 号

本草古籍辑注丛书·第一辑:《新修本草》辑复

辑 复:尚志钧

策划编辑:侍 伟 白世敬

责任编辑:杨朝晖 张 洁 董桂红 白世敬 朱会兰 吴 丹

责任印制:张 良

责任校对:贾 荣

出 版 人:曾庆宇

出版发行: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直门南大街16号

邮政编码:100035

电话传真:0086-10-66135495(总编室)

0086-10-66113227(发行部)

0086-10-66161952(发行部传真)

电子信箱:bjkj@bjkjpress.com

网 址:www.bkydw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1348千字

印 张:75.75

版 次: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4-9986-3/R·2541

定 价:1980.00元(全2册)



京科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京科版图书,印装差错,负责退换。



范行准序

距今 1300 年前，我国已出现了世界第一部药典《新修本草》。在唐显庆二年（657）苏敬上言重修本草，诏从其请，遂召集许敬宗等诸名医 22 人从事编纂工作。它实际是由苏敬负责主纂的。苏敬是一位在医学上具有多方面丰富学识的名医。至显庆四年全书完成，计正文 20 卷，目录 1 卷，连同药图、图经部分，共 54 卷。

这部具有世界第一部药典意义的《新修本草》是在 5 世纪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一书的基础上编写的。当时我国国威远震，中外文化交流频繁，这些也都能从这部本草中反映出来；当时世界上的许多新药，被这部本草所吸收。由于它具有世界性的本草内容，所以在问世之后，它很快流传到近邻朝鲜、日本，并被当作学习本草的教科书。

它流传了 360 余年。到了宋开宝六年（973），政府又在此书的基础上连续纂修成所谓“新定”“重定”的两部《开宝本草》。之后，它好像功成身退似的日渐消隐，其地位就被《开宝本草》所替代。此后，簿录学家也很少有关于此书的著录。直到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傅云龙得到日本天平年间卷子本残卷，在日影刻以归之后，它才以残缺的形貌重返祖国。但其仍不为我国医家所知。虽然有人在 1935 年于杂志上刊登我所辑录的《新修本草》一书的消息，但仍没有人注意它。直到 1937 年我在杂志上发表“六朝写本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序录》”一文后，医家才开始知道此书残卷已在祖国流行多年了。

不过，虽然这部本草表面上消沉了 1000 余年，和其他亡佚了的医书一样，同被医家所遗忘，但实际上它的内容，始终支配着我国每个医家的处方用药，因为一般临床医家所用之药，很少能超过此书所收的药物范畴。这诚如古人所说：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但是，由于亡佚，它不能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，也是事实。必须经过一番整复工作，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。正因如此，外人很早就注意到它，遂想代庖而着其先鞭，这对口称热爱祖国医学的我国医家，是一个辛辣的嘲讽。

所谓佚书整复的工作，也就是佚书的辑补工作。它在我国来说，并不始于今日，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。我国 12 世纪有名的书志学家郑樵，在他的《校雠略》中，已提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，并在《书有名亡实不亡论》中，指出这种工作的原则。他说：“书有亡者，有虽亡而不亡者，有不可不求者，有不可求者。”接着，他又指出了各家求取亡书的方法，其中也涉及求取医家虽亡而不亡之书的方法，恰好举出了辑录《新修本草》诸书的方法：“《名医别录》虽亡，陶隐居已收入《本草》；《李氏本草》虽亡，唐慎微已收入《证类》。”此说基本上是正确的。因为他是一位兼擅医方、本草的学者。不过事实上《名医别录》（简称《别录》）并没有全被陶隐居《本草》所收；《证类》所收《李氏本草》（即《唐本草》）文字也与原书文字不一样，郑樵只言其大略而已。反之，我们也并不迷信唐卷子本，如此书卷子本卷 5 “戎盐”条，陶弘景注中就脱去 90 多字。又，此条，如我们校以《北堂书钞》《西溪丛语》诸书，则二者连《别录》之文也有所脱误。盖当时所据既均是写本，难免脱误，也难于一致。总之，郑樵好像在 800 年前已为我们今天从事此书的整复工作，做出了具体的指导了。其实，辑录医书，也在 800 年前就开始了，并且所辑之书恰好也是本草，那就是王炎的《本草正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它的序文现尚存于王炎《双溪六集》中。

郑樵说，“书有名亡实不亡”的事例，确可用于描述亡佚已有千余年的《新修本草》。因它实际上既存于唐慎微的《证类本草》中，又存在于今天流传最广的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。那么，我们不去辑录它可不可以呢？当然是可以的。但是对提高祖国医学的水平来说，研究和发挥《新修本草》一书，自有它的一定重要性，而这种整复工作，也正有它的积极意义。因为我们用流传不很普遍的《证类本草》，总有一种前后阻隔、蒙翳而没有系统的感觉；如其用《本草纲目》，则更有混乱之感。因为《新修本草》在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已全被裔切，并被混在其他的本草中，成为一种杂烩了。这对系统地研究此书来说，是何等的不便！那么，它对我们研究工作效率的妨碍，自更不用说了。

亡书的整复工作，不但对研究祖国医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工作，而且对研究其他文化科学等，也是如此。抛开清代许多学者在此类工作上做出的卓越成就不说，以我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巨人鲁迅而论，他也为研究中国文学，如小说等的历史，花了很多时间，辛勤地做了此种古书整复工作，先后辑成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《嵇康集》《古小说钩沉》等书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我们这种工作也正和鲁迅辑录佚书的工作相同，无非为了给自己和别人在研究工作上提供便利而已。

我开始做中国医学历史研究工作时，即感到资料的不足，查看了汉、隋、唐、宋诸史艺文经籍志所著录的医书。如汰去重复，被著录的恐还不及千种，且留给我们的完整医书，更是只有这样寥寥可数的几部，元明医书也十亡七八。这对有系统的研究工作来说，是非常不够的。我受前贤此种启示，遂仿清·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一书之例，先后辑成《全汉三国六朝唐宋医方》（简称《全医方》）及《元明医学钩沉》两书。由于我在研究整个中国医学历史，所以我所辑录的医书是全面的，本草书仅占其中的一部分。

此种整复的辑佚工作，可说是没有止境的。因为一个人绝不能读尽天下之书，并且有种种客观上不能克服的困难，如需要的书籍不能都看到等，所以所辑之书终究有缺点。我开始从事此种工作远在30年前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因工作关系，放下来；但近10年来仍不忘宿好，还是断断续续地做些补苴工作。我的这两部书都仿严可均之例，并以人为纲。以第一部《全医方》而言，其汰重去复，得4000余家，合800卷，在内容上已超过了严可均之书。近来，时有朋友要我以《全医方》中的书名为纲，写出一个目录先行发表，以供大家参考。经过初步整理发现，自汉至宋（包括金、元在内），约有1200种医书。这数字已超过宋以前诸史艺文经籍志所著录的医书的总和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20多年中，我在辑佚方面的工作只有极少数的几位师友支持，很少有人做与此同类的工作。不想3年前尚志钧先生在北京学习时，忽以他所辑的《新修本草》一书的原稿见示，这诚使我感到犹如《庄子》上所说空谷足音之喜。他竟为此书的整复工作，花去整整10年的时间。其用心的精专和锲而不舍的毅力，都是使我十分感动的。由此始知世固未当无同路之人，这也反映了我这独学面墙的孤陋。他原是一位受过科学陶冶的药学专家，善能运用科学的律令，所以他补辑之书，义例也十分精整。但他竟谬以我为识途之马，要我对他提些意见，这是使我为难的问题。不得已，我只好提些不怎么重要的不同看法。其后尚志钧先生返回原工作单位，我们仍时用通信的方式往来商榷一些问题，彼此都

感到赏识之乐。尚志钧先生此书不久遂定稿而欲公之于世，但受到历史上的因袭关系的影响，当时没有顺利出版。

在医学上向来存在着学用的矛盾问题。关于此问题，有一则小故事，或许也是大家知道的。相传明初名医戴原礼在某处开业，门可结网，十分冷清；但他对门的一家医馆，却车马阗咽，门庭若市。有一天，他看到这家的医生叫病家在药中加一块锡作药引。戴原礼是朱丹溪的高足，是很有学问的名医，他觉得医书上很少有用锡作药引的事。一天他忍不住这种怀疑，走过去请教这位医生，后者就以书为证，拿书给戴原礼看，原来书上写的是“饴”字，戴原礼才恍然大悟，无语而退。这和认“肾”字为“贤”字的医生，比认得“肾”字的医生生意好，是同一类型的故事，这里不再多说。

历史上固然不止上面所举的这些学用矛盾的明显例子，就是我们亲自见闻或处理过的类似的例子也不少。有一位不学之徒，用剪贴的办法，把清·张文虎《舒室续笔》、俞樾《读书余录》等书剪贴成书，而把这些书名及作者姓氏抹去，不到一星期就“著”成一部读《内经》的什么笔记，而在自序上却说费了10年功夫才著成此书。一般读者多属临床家和学生等，既不知其底细，更看不出它的错误。我另在《医书记伪记禁记毁录》（简称《医书三记录》）中记之。我以为这类情况，和上面“锡”与“饴”、“贤”与“肾”之例并无两样。

上面所说的是由认识水平所造成的学用上的矛盾。还有一种主观上的偏见（当然也和认识的水平有关）所造成的此种矛盾。他们认为中医精华在经验，因而偏重临床报告和验方的搜集，尤其为了追求十万、百万的“验方”数量，费了很大的劲。可是他们除了没有想到征集了这么多的“验方”之后如何处理外，还没有想到下面两个问题，即：许多病，往往由于病人生理机制调节而自愈，并非因针药而愈，否则，认“饴”作“锡”的医生，也不会走红了；许多有关验方的报告缺少统计上的必要条件，而错误或虚伪的统计和浮夸的报告，更不用说了，因而不能用理论去驾驭而运用之。《淮南子》的“好方非医也”就是对此一针见血的话。俗语“千方易得，一效难求”和清人“藏方十楼而不能治愈一病”之叹等，都是从无数次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。

其实，学用即理论与实践，两者相结合，是真理，我们学习过毛泽东同志的《实践论》的人都知道。学与用二者本身并没有矛盾，而所谓矛盾，都是由于人们的认识和处理问题时的不当所产生的。如学而不能致用，那是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；而偏执不切实际之用，则势必走上浮夸、虚伪、圆谎的道路，危害更大。毛泽

东同志说的“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，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”，就是此种道理。所以我们必须批判这种不切实际之用，抛弃它。

我们今天在中医方面的出版，毕竟不完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样处于出版《医学三字经》加《汤头歌诀》、《内经知要》加《药性赋》的低级状态，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。如所出版罕见的金刻孤本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及篇幅巨大的如明·朱橚召集名医所撰的《普济方》等书，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能做到的。像尚志钧先生这部具有研究性而能结合到实际应用的书，也是应该予以出版的。

今此书在尚志钧先生的工作单位领导同志的支持下，在坚决执行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及党在中医政策上实事求是、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，克服困难，得以出版。这对提高祖国医学水平，是一个不小的贡献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知道从事重辑《新修本草》者，中外不止一家，而其书俱未能问世。今尚志钧先生所辑之书竟能拔羣先登而最先出版，使1300年前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的原貌，灿然复见于世，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事。至于那些卷子本的《新修本草》今后只好退居于名实相符的抱残守缺的地位，不能与尚志钧先生此书相提并论，那更不用赘言了。

范行准

1962年11月3日于北京

出版者注：本文是范行准先生为当时的芜湖医专内部油印本尚志钧辑《新修本草》所写的序。



《〈新修本草〉辑复》序

《新修本草》，一名《唐本草》，是唐代政府制定的本草，有中国最早的药典之称。但 20 世纪 30 年代的《中华药典》序文中却说“缅维首制，实始纽伦”。其实《纽伦堡药典》是在 1542 年颁布的，《新修本草》比它要早 883 年。因此，《新修本草》实为世界最早药典。

《新修本草》的编纂，是在 657—659 年一次完成的。但是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 1 关于“《唐本草》”的记载说：“唐高宗命司空英国公李勣等修陶隐居所注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增为七卷。世谓之《英公唐本草》，颇有增益。显庆中，右监门长史苏恭重加订注，表请修定。帝复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二人与恭详定……世谓之《唐新本草》。”按照这种说法，《新修本草》好像曾被编修了两次：第一次是李勣等所修，名为《英公唐本草》；第二次是长孙无忌等所修，名为《唐新本草》。但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注云“显庆四年，英国公李勣、太尉长孙无忌……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撰”，并列官衔姓名 22 人。由此说明《新修本草》是由李勣、长孙无忌和苏敬等 22 人一次修成的，并非像李时珍所说经两次修成；所谓“《英公唐本草》”即《新修本草》。

《新修本草》原由本草、药图、图经三部组成。本草是文字部分，药图是药物图谱，图经是药图说明文。其中本草部分 20 卷，目录 1 卷；药图部分 25 卷，目录 1 卷；图经部分 7 卷。全书共 54 卷。

《新修本草》对本草部分的编修，是在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一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。其在卷数上，将陶弘景书之 7 卷扩充为 20 卷；在药物数量上，将陶弘景书之 730 种增加到 850 种，其中有不少的药，如龙脑、安息香、茴香、诃子、阿魏、郁金、胡椒等，都是在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影响下输入中国，且经试用有效，而首次被正式收入本草的。在药物分类上，陶弘景书原分为 7 类，《新修本草》改分为玉石、草、木、禽兽、虫鱼、果、菜、米、有名无用 9 类。在内容安排上，《新修本草》把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卷 1 “序录”析为“序例上”1 卷、“序例下”1 卷，把其余 6 卷析为 18 卷。这 18 卷中，药物正文用大字书写，注文用小字书写。正文凡属《神农本草经》文用朱字，《名医别录》文和唐代修订时新增药用黑字。《名医别录》文不加任何标记；修订时新增药物的正文末尾则标注“新附”字样。凡属陶弘景注文不加任何记号；凡属修订时新增的注文，在注文的开头，一律冠以“谨案”2 字。这些标记，对本草文献来源起着重要保存作用。

《新修本草》药图部分的编纂者在工作时，很重视对药物实际形态的考察。当时政府曾下令征询全国各地药物形象，并将之绘成彩色图。所谓“普颁天下，营求药物。羽毛鳞介，无远不臻；根茎花实，有名咸萃……丹青绮焕，备庶物之形容”，就反映了编绘药图的经过。从卷数上看，药图部分及图经部分的篇幅，远远超过本草文字部分。

《新修本草》是由政府主持集体编修的，取材丰富，结构严谨，一问世，很快就被传播出去。1899 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《新修本草》手抄卷子本背面有乾封二年（667）字样。该年代距离该书颁发的时间仅 8 年，这说明该书颁行后，很快就被传播到我国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了。不仅中国辽远的地区有此书的踪迹，国外亦有之。如日本所发现的《新修本草》卷子本卷 15 末记有“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”，天平三年即 731 年，可见此书渡海传入日本的时间最迟不超过颁发后 70 年。

《新修本草》的药图部分的散失比本草要早，约在宋代嘉祐时就已无药图版本了，但其内容却分散地通过《蜀本草》、苏颂《本草图经》而被保存在宋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中。其本草部分，约在 11 世纪后期基本上亡佚了。唐慎微作《证类本草》时，已没有见过它；但其流传到日本的版本，到北宋时还在。所以日本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记有“《唐本草》”的书名。但日本也有战乱，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所录之书，后亦大多失传。

清光绪十五年（1899）傅云龙在日本得到《新修本草》卷子本残卷，将之模

刻后收入他编集的《纂喜庐丛书》中；并将日本小岛宝素从《政和本草》中辑出的本书第3卷，一并刻入。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曾根据《纂喜庐丛书·新修本草》将这些残卷影印。

日本流传的《新修本草》卷子本，加上敦煌出土的《新修本草》卷子本，仅为《新修本草》本草部分的半数。对于所缺半数，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有志于整复它。笔者亦曾努力辑复过。

所辑初稿，始于1947年，终于1958年。1958年10月笔者赴北京中医学院中药研究班进修，将稿子带到北京，并请政治老师看有无不妥之处。政治老师阅后说无问题。到1959年春，笔者接到芜湖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方有成来信，其说已与安徽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，嘱将书稿寄去。笔者遂将书稿寄往合肥。与此同时，该社也收到安徽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的《神农本草经通俗讲义》。经研究，该社决定用中医进修学校的编本，将拙稿退回北京。笔者接到退稿，即到北线阁中医研究院医史室，请陈邦贤教授审阅。

不久陈邦贤教授寄来书稿并附给严棱舟的信，向人民卫生出版社推荐出版。笔者把书稿和推荐信送到天坛西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当时严棱舟为了多征求几家意见，又将书稿送请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范行准审阅。到1960年，严棱舟将书稿退回，并嘱笔者按范行准所提意见修。范行准讲要按唐写卷子本修。笔者即遵照其意见修订。

回修稿再寄人民卫生出版社。到1961年因我国经济困难，许多工程下马，此稿亦随之下马。书稿又被退回芜湖医学专科学校。笔者把退回书稿信给学校领导看，学校领导认为不是质量问题，而是因暂时经济困难而下马。于是学校在1962年给予油印发行，并请范行准写序冠于书首。

序云：“我们知道从事重辑《新修本草》，中外不止一家，而其书俱未能问世。今尚志钧先生所辑之书竟能拔羣先登而最先出版，使1300年前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的原貌，灿然复见于世，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事。”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笔者曾多次写信给人民卫生出版社，提起此稿出版问题，但未见回信。人民卫生出版社不回信，笔者只好将此稿改投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该社很慎重，也去信问人民卫生出版社，人民卫生出版社仍无回信。于是该社决定出版。

当时笔者将原稿卷1至卷20各卷首所题“司空上柱国英国公臣李勣等奉敕修”等中的官衔删掉，将各卷分目也删掉，关于卷1、卷2中加上若干小标题；在原书

名《新修本草》之前冠以“唐”字；在各卷《神农本草经》文中，将其生境（生山谷、生平泽）由原稿所注《名医别录》文，改成《神农本草经》文标记（按《新修本草》中《神农本草经》文原无产地和生境）。诸如此类的增删，皆非原书体例。

书出版后，遭到范行准、郑金生、齐云等诸家批评。这就使笔者想起 1960 年范行准所嘱按唐写卷子本修订是对的。1962 年芜湖医学专科学校油印本就是这样做的。当时已经范行准复核认可。对 1981 年笔者所删节的内容，本书除改繁体为简体，改竖排为横排外，基本上依 1962 年油印稿改正。该本对第 1 版中存在的失误，做了订正。如“422 梓白皮”条：“……梓亦有三种，当用作梓索不腐者，方药不复用……”其中“梓索”，《证类本草》作“拌索”，《本草纲目》作“朴素”，皆误。《新修本草》底本是正确的。本书第 1 版误从《证类本草》，此次已做订正。

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所限，本书难免有错误和缺点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尚志钧

于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

2004 年 6 月



《〈新修本草〉辑复》凡例

《新修本草》又称《唐本草》，原书 54 卷，本草部分 20 卷，另有目录 1 卷；药图部分 26 卷（包括图目 1 卷）；图经部分 7 卷。现辑校的是其中本草文字 20 卷。兹将该书辑校说明如下。

一、版本选目

（一）底本

吐鲁番出土《本草经集注》残卷，1900 年敦煌出土《本草经集注·序录》，敦煌出土《新修本草》残卷，武田本《新修本草》，傅氏影刻《新修本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新修本草》，孙思邈《千金翼方》，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。

（二）主校本

柯逢时影刻《大观本草》，日本望草玄翻刻《大观本草》，商务印书馆影印《政和本草》，明成化年间翻刻《政和本草》，明万历年间翻刻《政和本草》，明万历年间刻《经史证类大本本草》等。

(三) 校本

日本丹波康赖《医心方》，日本深江辅仁《本草和名》，宋·寇宗奭《图经衍义》（1924年上海涵芬楼影印《正统道藏》本），明·刘文泰《本草品汇精要》（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），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（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），明·缪希雍《本草经疏》（1891年周学海刊本），清·邹澍《本经疏证》（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版），清·邹澍《本经续疏》（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版），清·孙星衍等辑《神农本草经》（1799年间经堂刻本、1891年周学海刊本及1955年商务印书馆版），清·黄奭辑《神农本草经》（1893年汉学堂业书本），清·顾观光辑《神农本草经》（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），日本森立之辑《神农本草经》（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影印本），日本狩谷望之志辑《神农本草经》（涩江籀斋订，抄本），清·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（1959年商务印书馆版）。

(四) 其他参校书

唐·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（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），唐·徐坚《初学记》（孔氏古香斋刻本），唐·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（1888年孔广陶校注本），宋·李昉等《太平御览》（上海涵芬楼影印本），清康熙年间敕修《古今图书集成·博物汇编》内的《草木典》《禽虫典》《食货典》。

二、辑复《新修本草》（以下简称《新修》）资料处理

处理资料时以辑录、校勘、标点为主。《新修》文字20卷中，有半数亡佚，它的内容散存在各种古本草、类书，以及古典文、史、哲的注文中。而这些书又因历代传抄和翻刻，对《新修》资料的记载，存在很大差异。有些书在引《新修》资料时非原文抄录，或取其意，或加化裁（如《本草纲目》）。有些书所录《新修》资料，是间接转引的，属第二、三手资料。各书在文字取舍方面互有参差出入。在辑录时为确保《新修》资料的准确性，必须详加校勘。因此整复《新修》的重点工作是在辑佚、校勘、标点。至于本书其他问题，则被列在次要地位。

(1) 《新修》卷数和药物数目如下。

《新修》原书20卷载药850种。其中新增药114种。《本草经集注》（以下简称《集注》）载药730种。从850种减去114种，是736种，这比《集注》原书多

出6种。为何多出6种？因为《新修》在编纂时，对《集注》中某些药进行了分条。按陶弘景所注，海蛤、文蛤原并为一条，葱、薤并为一条，粉锡、锡铜镜鼻并为一条，大豆黄卷、赤小豆并为一条，鼠李、郁核并为一条，鼯鼠、六畜毛蹄甲并为一条。这些合并的药在被苏敬编入《新修》时，皆单独分立成条。由于《新修》对《集注》中药物进行分条，《集注》药物由730种变成736种。又，《千金翼方》所录《新修》药物多“北苻华”“领灰”两条，但《医心方》《本草和名》所载《新修》目录，以及日本传抄卷子本《新修》有名无用类中，俱无此二条，本书收此二条为附录，不作正目计数。

各药物前序数为辑校者所加，以方便读者查阅。

(2)《新修》药物主要是按药物自然来源分类的。敦煌出土的《集注·序录》有诸药制使（七情畏恶药物），将药物分成玉石、草木、虫兽、果、菜、米食、有名无实7类。陶弘景把草木划为一类，虫兽并为一类。苏敬曾批评说：“岂使草木同品，虫兽共条，披览既难，图绘非易。”因此，《新修》将药物分为玉石、草、木、兽禽、虫鱼、果、菜、米食、有名无实9类，除有名无实类外，其他各类，又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

(3)《新修》药物三品分类法如下。

本书收载药物，除按药物自然来源分类外，也保留了《神农本草经》的三品分类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的三品分类，因历代人们认识不同，而略有差异。例如水银，《集注·序录》七情畏恶药，将“水银”列在上品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上品药定义有“久服不老延年，轻身神仙”。“水银”条经文云：“水银……熔化还复为丹，久服神仙不死。”此与《神农本草经》上品含义吻合。水银在古代能炼丹，故被列为上品。后来人们发现水银有毒，不能被列为上品，就将之移入中品。又如黄芪，自《新修》以后，被列在上品；在《集注·序录》七情畏恶药物中被列为中品。查黄芪《神农本草经》文内容，并无久服神仙等语。所以古人并不把黄芪当作上品来看待。后来人们发现黄芪无毒，有补益作用，就把它从中品移入上品。本书辑录，以《医心方》所载《新修》目次分类为准，将水银列在上品，黄芪列在中品。类似此例很多，此处从略。

(4)原文辑录方法如下。

把各种古书所载《新修》药物条文，全部录出，加以比较互勘。以最先出现本为底本，以后出本为核校本。一般先以敦煌出土《新修》残卷、武田本《新

修》、傅氏影刻《新修》、罗氏所藏抄本《新修》为底本；《新修》所缺，即以《千金翼方》为底本；《千金翼方》所缺，即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为底本；然后再以其他后出本为核校本。

(5) 校勘。

不仅校误字，而且还校书中有关错引、脱漏、增衍、颠倒及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文的混淆等。

例如“发髻”条，原以傅氏影刻《新修》为底本。该底本“发髻”条文末为“疗小儿惊热下”。其句末的“下”字很难理解。再查各种版本《证类本草》作“疗小儿惊热”，无“下”字。查《小儿卫生总微论》引“发髻”作“疗小儿惊热下痢”。则“下”字后似脱漏“痢”字。查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外台秘要》治痢方均载有乱发灰治下痢。据此可知《小儿卫生总微论》所引当属正确。盖因唐代抄本《新修》已脱落“痢”字；到了宋代本草，以“下”字不可解而删之。李时珍援引此文，又用陶弘景注文“百病”2字置换“下”字。故《新修》原文“疗小儿惊热下痢”，自宋以后已失去真实面貌，同时发髻灰治痢之药效，亦为后世本草所失载。通过诸书的校勘，可以恢复原书条文的真实面貌。

又如各种版本《证类本草》所引“陶隐居序”有“张茂先辈逸民皇甫士安”。各种版本《本草纲目》引作“张茂先辈，逸民皇甫士安”。从《本草纲目》断句来看，这句话讲的是2个人的名字。查敦煌出土《集注·序录》作“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”。则此句应是3个人的名字，即张茂先、裴逸民、皇甫士安。《本草纲目》因将“裴”误作“辈”，遂误断为2个人的名字。本次校勘，对书中有关时间、地点、人名、人事错引之处，均加以考证，择善而从之，并对残缺或脱漏处予补正。

(6) 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名医别录》文区分如下。

《新修》是在陶弘景《集注》基础上编修的。在《集注》中，陶弘景将《神农本草经》文用朱书写，将《名医别录》文用墨书写。唐代苏敬修本草时，是沿用陶弘景旧例。今苏敬书仅存半数，所存半数又缺乏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名医别录》标记，要分辨《神农本草经》文和《名医别录》文，必须借助《证类本草》。又《证类本草》版本不同，其白字（《神农本草经》文）、黑字（《名医别录》文）标记亦有差异。例如，成化本《政和本草》、商务印书馆影印《政和本草》将菖蒲、龙胆、白英、麝香、鹿茸、独活等条全作黑字，无白字《神农本草经》文标记。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“曾青”条亦无白字《神农本

草经》文标记。因此，还要借助其他各种本草如《本草纲目》、各种辑本《神农本草经》等旁证之。

(7) 对避讳字的处理如下。

唐代苏敬修《新修》是以《集注》为蓝本的。由于要避讳唐太宗李世民、唐高宗李治的“世”“治”等字，所以《新修》药物条文中，遇到“世”则改作“俗”，或改作“造”，或删除不用。例如，燕屎、鼯鼠等药效，《新修》《证类本草》分别作“燕屎，主蛊毒”“鼯鼠，主痈疽”。但吐鲁番出土《集注》断片作“燕屎，主治蛊毒”“鼯鼠，主治痈肿”。由此可见，《集注》中药效原作“主治某某”。《新修》因避唐高宗李治的讳，把“主治”的“治”字删掉。宋代本草沿用《新修》旧例，不用“主治某某”，仅作“主某某”。本书在辑录时，凡因避唐代帝王名讳所改的字，亦仍其旧。

(8) 通假字一般不予改动。但唐代写本中所用的俗字改用通行字。

《新修本草》夹杂很多通假字，如朱沙（砂）、伏（茯）苓、伏（茯）神、署预（薯蓣）、芎穷（芎）、淹浹（腌浹）、零（羚）羊、芒消（硝）、流黄（硫黄）、芒消（硝）、消（硝）石、昌（菖）蒲、胡（狐）臭、射（麝）香、举（榉）树、丹沙（砂）、太（泰）山、朴消（硝）、已（以）来、止（只）说、杏人（仁）、雀甕（瓮）、黑志（痣）、桃人（仁）、真（珍）珠、虎魄（琥珀）、枝（梔）子、丁（疔）肿、茈（柴）胡、乌臼（柏）、罌（钢）铁、华（花）、直（值）、傅（敷）、淡（痰）、创（疮）、噉（啖）、希（稀）、白敛（菝）、萝摩（摩）子、木绵（棉）、墙（蔷）薇、柔（揉）烂、罗文（纹）、癰（隐）疹、蘘（槩）木等均不改。有的也写作正名（如“442 麝香”条），一仍其旧。这样的目的是：满足原作上下文叙述的需要；尊重原著，尽可能保持原著风貌。但对唐代写本中所用的俗字，如桑、枣、闭、叶、因、热、血、脑、医、亦等字，在卷子本《新修本草》作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“𣎵”等字，因影响阅读，本书辑校时，均改用通行字。

(9) 《证类本草》墨盖下所引“唐本”“唐本注”等文，一般被视为《新修》文。经考证，其实为《蜀本草》文。（考证从略）

(10) 《新修》的药物正文有3种来源，辑复本在排版时的标别方法如下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文（在唐代原底本作“朱书”，在宋代本草引用时刻成黑底白字，明代本草中以文字注明之）现排为准雅宋体字。

《名医别录》文（在唐代原底本作“墨书”，在宋代本草引用时刻成黑字，明